



地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乙編一

叢書

江安傅增湘署

中華民國十年春初版

定價銀五角

出版者 中國地學會

印刷者 中華印刷局



地學叢書乙編一目次

中國地圖學考原

西遊錄今註

湛然居士年譜附世系雜考

成吉思汗園寢發見記

致中國地學會辨成吉思汗園寢書

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

答張慰西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

再答屠敬山成吉思汗陵寢辨證書

成吉思汗陵寢之旁證

灤口黃河橋古爲離山淤湖說

泗陽陶懋立 卓如

泗陽張慰西

前 人

前 人

武進屠 寄敬山

泗陽張慰西

武進屠 寄敬山

泗陽張慰西

前 人

諸暨蔣智由 觀雲

中國地圖學考原

泗陽陶懋立卓如

近世德國地理學家貝敦爾蒙氏曰。地圖者地理學之基礎也。欲知某時代人民於地理學知識之大小。但覓某時代所製地圖觀之。即可得其概略。科命布未航遠洋之先。曾有人得古代希臘之世界地圖。因悟地圓之理。可由大西洋通印度。雖思想未能確鑒。然新美洲由此發現。不可謂非地圖之力也。吾國偏居亞洲東部。自周秦至唐。往往有著錄地圖。流傳於金石碑版者。然不知世界之大。宋以後蒙古混一區宇。西盪歐洲。遂得亞拉伯地圖學之秘法。由勝國末葉。迨於今世五洲大同。而歐人地圖學日以輸入。因是以有今日地圖學之進步。吁美矣。備矣。蔑以加矣。今研究中國地圖學之進步。大別之爲三期。

第一期 從上古至唐。爲中國自製地圖之時代。

第二期 從宋元至明。爲亞拉伯地理學傳入之時代。

第三期 從明末至現世。爲歐洲地理學傳入之時代。

今先就第一期言之。於此時代。又可自分爲三期。由虞夏至秦漢。初期也。由三國至

南北朝中期也。隨唐末期也。吾國地圖學之發達。至是爲極。

第一期從上古至唐爲中國自製地圖之時代。

(一)虞夏及漢世地圖。世本曰。史皇作圖。或以史皇爲黃帝時人。前史稱虞舜之時。西王母來朝。獻益地圖。二事荒邈。難資考證。其信而有徵者。自夏后氏始。一爲禹貢。一爲九鼎。一爲海經。

禹貢之有圖也。始見於范蔚宗後漢書。是否爲夏時遺物。不可知。

九鼎則分圖九州異物。猶後世碑版也。事詳春秋傳。

其言曰。昔夏之有德也。遠方圖物。貢金九牧。鑄鼎象物。百物而爲之備。使民知神姦。杜預注。禹之世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。使九州之牧貢金。象所圖物。著之於鼎。圖鬼神百物之形。使民知備之。

山海經一書。流傳甚古。後人以其所紀山川名物。多與孔子編訂諸經不合。疑爲贗書。然自唐以前。如劉秀奏。王充論衡。及吳越春秋。水經注。博物志。諸書。皆以爲禹益所著。郭景純序曰。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。奇言不絕於今。夏后之迹。靡刊於將來。

八荒之事。有聞於後裔。不亦可乎。然則山海經爲夏氏之書無疑。惟間有後人竄入字句。亦易指駁也。山海經之圖。有古圖。有漢圖。有梁張僧繇等圖。畢沅曰。藝文志形法家有山海經十三篇。南山海經第一。西山海經第二。北山海經第三。東山海經第四。中山海經第五。海外南經第六。海外西經第七。海外北經第八。海外東經第九。海內南經第十。海內西經第十一。海內北經第十二。海內東經第十三。皆劉向校經時所題。劉秀增。大荒東經第十四。大荒南經第十五。大荒四經第十六。大荒北經第十七。海內經第十八。爲十八篇。以其有圖。故入形法家。而班志從之。畢沅又曰。十三篇中。海外海內經所說之圖。當是禹鼎也。大荒經以下五篇所說之圖。當是漢時所傳者。以其圖有成湯王亥僕牛等知之。又微與古異也。今按畢沅所說之圖。皆已不存。但就經文想像言之耳。而經文所紀之人物鳥獸奇形怪狀。在歐洲十五六世紀之地圖。有類似者。然中古歐洲地圖。摹寫怪異。實胚胎於亞拉伯。吾國虞夏之時。西方之交通尙少。其所成之圖。乃與亞拉伯相髣髴。而時代又在其先。亦可見文明發達之早也。

夏之既夷。天命殷商。王制爾雅。封域僅存。惜無特別圖製。可資觀覽。無已。其在。成周之世乎。周禮以司徒爲地官。有土地之圖。而以大司徒。小司徒。遂人。諸職分掌之。其言曰。大司徒之職。以天下土地之圖。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。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。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。制其畿疆而溝封之。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。各以其野之所宜木。遂以名其社與其野。

又曰。小司徒之職。地訟以圖正之。

又曰。遂人之職。掌邦之野。以土地之圖。經田野。造都鄙形體之法。

然考是等之圖。所謂一種之地籍圖也。故鄭康成於大司徒天下土地之圖節。注之曰。土地之圖。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云云。蓋以差別地形之高下。而於土性森林原野沼澤之間。尤爲詳盡者也。

春秋之世。明於地圖學者。莫如管子。

其地圖篇曰。凡兵主者。必先審知地圖。輟輟之險。濫車之水。名山通谷。經川陵陸。邱阜之所在。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。道里之遠近。城郭之大小。名邑廢邑。困殖之

地必盡知之。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。然後可以行軍襲邑。舉錯知先後。不失地利。此地圖之常也。

觀此則知管子所謂地圖者。猶今世之軍用地圖。然其治國之法。如於地數篇。則詳言山產之銅鐵鉛錫金銀丹沙慈石諸鑛質。於地員篇。則詳言土性之赤壚斥埴墳延高陵下澤諸物宜。於水地篇。則徵其物怪與其民風。於海王篇。則籍其戶數與其鹽利。當亦必有圖以稽核之。特書無明文耳。戰國時燕有督亢地圖。其他弗具詳。秦并六國。收天下圖籍。藏之咸陽。此事之見於史記漢書者也。

漢興。蕭何從高祖入關。收秦圖籍。以此得知天下阨塞戶口之數。夫曰阨塞。則兼地形言之。非但爲一種之地籍圖可知也。史記三王世家曰。御史奉輿地圖。當時固設專職以掌之。又大宛傳。張騫使西域回。述所歷山嶽之阻峻。武帝案古圖書。命名曰崑崙。今按山海經及禹貢。皆有崑崙之稱。此圖爲山海經圖乎。抑禹貢圖乎。不可考。然二者必居一矣。東漢明帝時。王景有治浚儀功。賜禹貢圖。據此推之。則吾國於兩漢之世。內地戶籍。與邊外山川。皆有明白詳圖。已可瞭然。特其製法如何。殘闕無考。

惜矣。

(二)三國及南北朝地圖。三國之世。未遑制作。地圖之舉無聞。迨晉興而裴秀之地圖出焉。秀仕武帝時。官司空。掌土地之職。乃考證禹貢之山川名物。製成禹貢地域圖十八篇。其序載於晉書裴秀傳。

序曰。圖書之設。由來尙矣。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。三代制其官。國史掌厥職。暨漢屠咸陽。丞相蕭何。盡收秦之圖籍。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。又無蕭何所得。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。又不設分率。不考正準望。亦不備載名山大川。雖有龜形。皆不精審。不可依據。或荒外迂誕之言。不合事實。於文無取。大晉龍興。混一六合。以清宇宙。始於庸蜀。采入其輿。文皇帝乃命有司。撰訪吳蜀地圖。蜀土既定。六軍所經。地域遠近。山川險易。征路迂直。校驗圖記。罔或有差。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。古之九州。及今之十六州。郡國縣邑疆界鄉陬。及古國盟會舊名。水陸徑路。爲地圖十八篇。制圖之體有六焉。一曰分率。所以辨廣輪之度也。二曰準望。所以正彼此之體也。

三曰道里。所以定所由之數也。四曰高下。五曰方邪。六曰迂直。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。所以校夷險之異也。有圖象而無分率。則無以審遠近之差。有分率而無準望。雖得之於一隅。必失之於他方。有率望而無道里。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。不能以相通。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。則徑路之數。必與遠近之實相違。失準望之正矣。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。然遠近之實。定於分率。彼此之實。定於道里。度數之實。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。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。絕域殊方之迴。登降詭曲之因。皆可得舉而定者。準望之法既正。則曲直遠近。無所隱其形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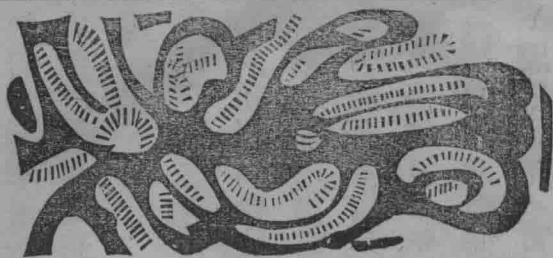
據此序文。則三國之末。秦以前地圖已亡。僅存漢之輿地圖。括地圖。體制又不盡善。秀始創爲分率準望之法。以分率辨廣輪之度。若今之縮尺。以地之若干里。圖爲若干寸也。以準望正彼此之體。若今之經緯線。以地之某方。圖爲某位也。但古人未解以北極定緯度。或就國都與某適中之地起點。以爲計里開方之數而已。雖然。今世爲平面地圖。莫能外此法。固知裴秀爲吾國發明地圖學之第一人。也。又觀序言。考禹貢九州。及今十六州郡國等名。則秀所著地圖。亦一種沿革地圖也。

其古今地名如何分別。序無明文。不可考。十六國春秋。紀苻堅克慕容暉。入鄴宮。閱其圖籍。凡郡百五十七。縣一千五百七十九。查前燕據河北幽冀數州。不宜有如許郡縣。然慕容氏併後趙後趙。併前趙。懷愍之禍。聰曜實爲戎首。官府輿圖。展轉寶惜。理亦宜然。是則苻堅所閱圖籍。或卽裴秀故物。未可知也。裴秀之圖旣亡。東晉及南北朝。均無制作地圖之人。其因道家傳述者。則獨有五岳眞形圖之東岳一山。尙足窺豹一斑。是圖記於漢武帝內傳。原書稱漢班固撰。今漢魏叢書有之。據四庫書目提要言。似爲魏晉間文士所作。否則六朝初期之古書也。書稱漢武帝請於西王母。得受五岳眞形圖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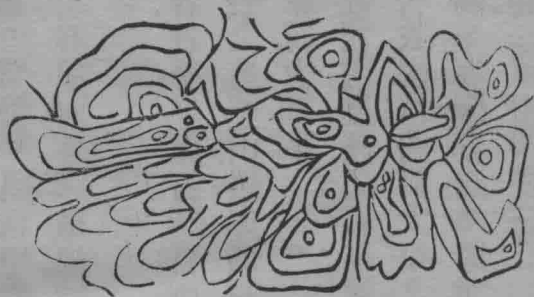
漢武帝內傳曰。帝又見王母笈中有一卷書。盛以紫錦之囊。問此書是仙靈方耶。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。王母出以示之曰。此五岳眞形圖也。三天太上所出文。秘禁極重。豈汝穢質所宜佩乎。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。王母曰。昔上皇清虛元年。三天太上道君。下觀六合。瞻河海之長短。察邱山之高卑。立天柱而安於地理。植五嶽而擬於鎮撫。乃因山源之規矩。睹河嶽之盤曲。陵回阜轉。山高隴長。周旋委蛇。

矣。王母因授以五岳眞形圖云云。

今按是書荒唐無稽。或由道家附會而成。摺紳先生難言之。然其所謂五岳眞形圖者。則云下觀六合。瞻河海之長短。察邱山之高卑。乃因山源之規矩。睹河嶽之盤曲。



第一圖 東岳眞形圖



第二圖 泰山地形象圖

形似書字。是故因象劃形。秘於玄台。而出爲靈眞之信。執之經行山川。百神羣靈。尊奉親迎。汝雖不正。然數訪山澤。叩求之志。不忘於道。欣子有心。今以相與。當深奉愼。如事君父。泄示凡夫。必致禍及也。上元夫人語帝曰。阿母今以瓊笈妙蘊。發紫台之文。賜汝入會之書。五岳眞形。可謂至珍極貴。上帝之立觀矣。子自非受命合神。弗見此文。

陵迴阜轉。山高隴長。周旋委蛇。形似書字。可知是圖爲東岳之平面圖也。圖中墨色之脈絡爲山脊。朱色之脈絡爲溪谷。（按卽……線）頗類渾淪式地形圖。雲笈七籤稱東方朔作圖序曰。五岳眞形者。山水之象也。可謂確論。然是圖也。但示東岳附近之形勢乎。抑舉東岳全部之形勢乎。墨色中有殘餘圓形之白地。其爲峯頂最高處乎。又與朱色水線並走者。有屈曲之細墨線。（按此線今已亡）爲何所取象乎。皆難以臆測也。

要之是圖之可寶貴者。在乎平面。吾國自唐以後。畫家所傳之山景。皆具側面形勢。即清初耶穌教徒。測製之地圖山嶽。亦係側面。故多不能應用。得此圖。猶見古人技術之精。豈以出自道家而少之乎。

（三）隋唐之地圖 五胡雲擾。幾二百年。逮隋文帝興而天下一統矣。文帝雖無經國遠略。然三十年間。宵衣求治。粉飾太平之具。差有可觀。李唐繼之。大拓疆宇。西通西域。南盡南海。而地圖學亦極發達。今考隋書經籍志所記各地圖如左。

周地圖記一百九卷。

冀州圖經一卷。

齊州圖經一卷。

幽州圖經一卷。

隋

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。隋西域圖三卷。裴矩撰。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。耶蔚之撰。凡此皆輿地圖也。又有水道圖二種。曰張氏江圖一卷。劉氏江圖二卷。皆不著其名。

以上諸圖有可因新唐書經籍志互證者。如隋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。隋書無撰者姓名。新唐書則稱虞茂撰。然少一卷或由省併致然。隋諸州圖集一百卷。耶蔚之撰。新唐書同。周地圖一百九卷。新唐則爲一百三十卷。其分合不可知也。若夫唐世自有之地圖。見於新唐書藝文志者如左。

地域方丈圖一卷。地域方尺圖一卷。長安四年十道圖十三卷。開元三年十道圖十卷。劍南地圖二卷。賈耽地圖十卷。賈耽纂摺重修大唐國要圖五卷。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五十四卷。十道圖十卷。孫結大唐國照圖一卷。鄭樵通志有大唐國照圖。不詳卷數。

以上諸圖今所存者。但有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可考。然亦有書無圖矣。抑觀有唐時代。文物極盛。太宗時有李淳風僧一行。爲天文歷學大家。玄宗開元十二年。沿河南

平地。有用子午弧測定事業。是法或由亞拉伯傳來。而間接受希臘之影響者也。蓋先此百年有用希臘科學作圖於米索波達密者。實爲子午弧測定之法。然緣何傳至中國。史無明文。又觀北齊周隋間所作之輿地圖。已非古代圖經之比。迨及唐世。如長安四年之十道圖。開元三年之十道圖。皆爲空前傑作。宋士存元豐九域志序曰。文約事備。則唐之十道圖。本朝之九域志也。是其證也。雖然。有唐一代。精研地理。而集地圖學之大成者。尤以賈耽爲最。

賈耽事德宗。官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唐宰相職也。新唐書賈耽傳。稱耽好地理之學。多所著作。有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。別錄六卷。黃河經界錄四卷。皆地理學之寶筏也。其編纂體要。見於本傳者。述之如左。

耽好地理學。凡四夷之使。及使四夷還者。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地之終始。是以九州之夷險。百蠻之土俗。區分指畫。備究源流。自吐蕃陷隴右。積年國家守於內地。舊時鎮戍不可復知。耽乃畫隴右山南圖。兼黃河經界遠近。聚其說爲書十卷。表獻曰。

臣聞楚左史倚相能讀九邱。晉司空裴秀創爲六體。九邱乃成賦之古經。六體則爲圖之新意。臣雖愚昧。夙嘗師範。累蒙拔擢。遂忝台司。雖歷踐職任。誠多曠缺。而率土山川。不忘寤寐。其大圖外薄四海。內別九州。必藉精詳。乃可摹寫。見更續集。續冀畢功。然而隴右一隅。久淪蕃寇。方失其圖記。境土難以區分。輒扣課虛微。採掇輿議。畫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。伏以洮湟舊墟。連接監牧。甘涼右地。控帶朔陲。岐路之偵候交通。軍鎮之備禦要衝。莫不匠意就實。依稀像眞。如聖恩遣將護邊。勅書授律。則靈慶之設險在目。原會之封略可知。諸州諸軍。須論里數人額。諸山諸水。須言源流。圖上不可備書。憑據必資記注。謹撰別錄六卷。又黃河爲四瀆之宗。西戎乃羣羌之帥。臣並研尋史牒。剪棄浮詞。罄所聞知。編爲四卷。通錄都成十卷。文義鄙朴。伏增慙悚。

德宗覽之稱善。賜廐馬一匹。錦綵百匹。銀餅盤各一。

按此圖之作。當今甘肅全部。及黃河上流。地域之險要。爲當時經營西方之要物。德宗覽書稱善。厚加賞賜。宜也。其後至貞元十七年。又著有海內華夷圖一軸。及古今